

河東棟光生文集  
寅

論議  
古聖賢碑  
碑銘

		三	漢書門類
一	一	四	
二	九	一	
二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三	三	漢
一	四	書
二	一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12
	冊數	12	( 3 )
	函號	315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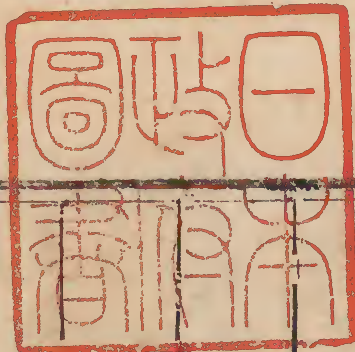
荆東先生集卷第三

論

封建論

童曰

唐宗室傳贊曰唐與疏屬畢  
 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  
 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  
 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  
 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  
 古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  
 縣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  
 劉秩父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  
 可以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  
 而杜佑反復焉蘇內翰志林曰  
 驗今而反復焉蘇內翰志林曰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  
 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樂顏  
 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  
 先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



淺草文庫



曰封與本作由封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鑑亦以公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以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有其生人之

張曰

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說文榛叢也。衣側佻鹿來。狴狴。鹿子曰狴狴。狴音不。人不能搏噬。音博。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

童曰 孫曰



有天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  
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一作德又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禮記曰十國  
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  
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

嚴曰

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  
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孫曰

謂之瓜分者言如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

剖瓜也瓜如字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輻音合為朝

履作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詩兔且公侯干城扞

舒救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

禮記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

歷于軍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

韓曰

董曰



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

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國語魯武公以括與

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

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

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

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戴伯御即括

也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

十五年諸侯畔周大戒殺幽王秦始列為諸

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王三年楚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射王中肩者有之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伐凡伯

御之祝聃射王中肩○中音去聲春秋隱六年

誅襄弘者有之春秋隱六年

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襄弘○襄音長文天下

乖盤音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

建罕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

大不掉之咎歟說文掉搖也左氏尾遂判為

十二合為七國作合吞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

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

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

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



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字無亟役萬人暴其威

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前漢賈誼過秦論曰陳涉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

後遂並起而亡秦矣俎鞭棘矜不敵於鈞戟

長鎩謫戍之衆不亢於九圍視而合從而起

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亦見賈誼論圍視驚

愕也從子容切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叛人者謂陳勝人怨於下而吏

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

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擊韓病

流失高祖十二年擊燕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主父也

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平時則有叛國而無

叛郡叛國謂別楚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

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

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

叛州叛將謂藩鎮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韓曰

孫曰

韓曰

韓曰

孫曰

孫曰

孫曰

孫曰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  
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  
何能理乎作理一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  
矣列侯驕盈作治黷貨事戎事戎謂大凡亂國多  
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  
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  
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

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  
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  
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  
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恬勢  
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  
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  
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

河東卷三

六

孫曰



孫曰

韓曰

韓曰

固殺人手。故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後召以為雲中太守。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曰魏尚為雲中守。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聞黃霸之明審。霸書黃尚復以為雲中守。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七詣比軍。馬不適去。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如其前。前後八。觀汲黯之簡靖。黯傳。黯學黃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臥閣不出。拜之。可歲餘。東海大治。治。即謂孟舒魏尚。而委之也。復其位可也。霸復守雲中。穎川臥而委之。

韓曰 韓曰

以輯一方。可也。輯謂汲黯。臥治東海。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也。締說文。結不解。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眦說文。眦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

可與長三

七



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犬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

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



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  
 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  
 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  
 人之意也勢也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  
 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去而不在欲去之審  
 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  
 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  
 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  
 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已  
 之親為可絕聖人之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

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  
 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  
 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  
 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  
 變而千八百國益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  
 不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  
 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大抵子厚徒見魏晉  
 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羣議蜂  
 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為誇  
 言不自其知覺殊不知公而私者乃所以為  
 聖人意也黃唐曰以封建非聖人意歟則易  
 於比言親諸侯於豫言利建侯於晉言錫馬  
 康侯而繫辭言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刺於詩  
 書諸侯之地序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刺於詩  
 安得謂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革  
 而行之理且安歟則二漢酷吏傳唐酷吏傳  
 讀之令人拂膺安得謂不可革而治安實賴  
 乎大抵有聖君有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



得八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不為用守令亦  
不為用人無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  
治者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篇之見哉

孫曰

四維論

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  
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  
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  
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

耻不從枉公意謂廉耻自禮義

中出未有禮義而無廉耻有

廉耻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

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  
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

廉者世一無曰不苟得也也一無所謂耻者曰不

從枉也也一無世人之命耻者世一無曰羞為非

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

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

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

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

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

不得與義抗而為

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



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並見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所謂宣無隱之明者，不以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者，不以此論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要之，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於自信，又知夫夫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不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而非在於明與志，且謂仁義故有是非，明不能鑒，非志不能取，之以樂善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

韓曰



以鑒之者然乎不倦非志以取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備學少者可以意會猶以未盡而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題未

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

其躬易大哉乾元剛健倬為至靈倬音卓大者

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

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

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

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

孫曰

鑒照而無隱耽耽於獨見說文耽目淵淵於

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

又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

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

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

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又之道所

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者不息

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

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釋文云擾也明

韓曰

韓曰



孫曰 孫曰

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  
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  
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  
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  
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  
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  
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  
敏以求之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明之謂也  
為之不厭論語又曰抑為之不厭誨志之謂

斯無元

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  
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斯所及焉  
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  
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  
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  
浦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  
君之田也滿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子韙之然孟子又曰昔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溝壑勇士不忘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哉取非招不  
往也守道不如守官信孔子之  
言矣公乃目傳者之譏其果然  
哉嘗味其言至有日失其道而  
守官者古人不與也意當時必  
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  
公故為  
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見題官也者道之器也離

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

者也一字無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

一字無夫皮冠者是虛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

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

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

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

行吾道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

之數會朝表者周旋行列之等在氏昭公十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內是道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秦復之

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

謂卿三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

孫曰

孫曰



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

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梏，小擊也。梏拳者，

桎，梏手械。拳，兩手共械。居沃切。拳居悚居王二切。是道之所行也。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伏問而無

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

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

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

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搯。失人者

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字，易位而處各

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

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

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

之事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官下有

時令論上

音觀孔穎達禮記疏案鄭

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

韓曰

孫曰



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太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

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案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案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



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

六候故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步謂推步以追寒暑之

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

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

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

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

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

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徑

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土宜無聚太衆季春利堤

防達溝瀆音讀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土無

時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季夏行

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

納材葦此一句季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

工入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

犧牲此二句季夏趨人牧斂趨疾也務蓄菜

此二句仲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窬窖

非作季秋說文窬空也窖地藏修囷倉此四句仲秋非

收

孫曰

邃遇切韓曰



之圓者也。○謹蓋藏才浪切勞農以休息之。  
困區倫切說文勞慰也。郎到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

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

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

季秋非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

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

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

惠。養幼少。省囹圄。省察也。審也。囹圄獄也。○

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

長。太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

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

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

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

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侯

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

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

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



張曰

韓曰

孫曰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  
 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皽、瘧、瘡、寒、疥、  
 癘之疾。孰，月令云：人多孰。孰，說文云：孰，病寒鼻塞也。孰音求。瘧，丁計切。螟蝗，  
 五穀、瓜瓞、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  
 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  
 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  
障也。堡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警史  
 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

突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  
 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  
 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  
 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  
 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  
一無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  
 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



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  
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  
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  
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  
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防昏亂之術為之  
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  
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  
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  
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

韓曰

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  
畏人之言使諉諉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  
其前而猶不悟焯說文曰明也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  
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  
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奇衰不正也居宜切不  
與刑字同二其有噤然而不顧者說文噤聲也左傳  
口不道忠信之言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  
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  
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

孫曰  
韓曰



而其臣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  
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  
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  
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  
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

斷刑論下

斷都  
玩切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  
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

孫曰

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  
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  
冬三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謂之至理者偽  
也使秋冬為善者冬字無必俟春夏而後賞則  
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夏字無必俟秋冬  
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說文懈怠也居為  
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  
罪也毆音區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  
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

韓曰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  
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  
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  
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  
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  
在夫熟之意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

韓曰

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  
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  
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  
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  
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項手  
足皆有械司馬遷曰魏加連鎖而致之獄更  
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蘇曹痺不得搖說文  
氣不至病痺必至切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

孫曰

韓曰

可與卷三

三



得時而飲目不得瞑也。說文。瞑。目不明。支不得舒。怨號之聲。平聲。並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

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

大中之器用也

知經而不知權



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  
西作孫曰

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  
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  
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  
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  
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  
云蚩蚩敦厚貌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  
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

命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年左氏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之文。

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

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

孫曰

孫曰

孫曰



守臣有<sub>レ</sub>脧人之財脧縮也音宣脧字一作傷危人

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

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

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

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

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

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

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

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

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

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

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鼓鍾不作

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

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

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

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

韓曰



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韓曰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與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

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碏之論有不可棄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







應侯事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成魏成也

見史崔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為相起不悅自

是去魏之功至武侯立以甲文為相起不悅自

相事見史璜胡光切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

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符堅招王猛一見如

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樊世與猛爭論於

聖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

屏息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

日熾矣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

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胥斬咸陽市夷

三族二世乃以趙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高為相事見史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

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既亂而不安

危也上音兀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

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

及云痛念聲孟子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

衆楚人咻之音休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

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

也

韓曰

韓曰

韓曰

童曰

童曰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韓曰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此以左右

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  
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  
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  
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  
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  
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  
陳弘志之亂作公  
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以

鼎趙衰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

陽樊温原欒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

晉



被

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  
 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教鞮對曰昔  
 趙衰以壺餐從徑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教音字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教鞮註  
 云教鞮也衰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  
 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媒  
 也音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  
 雖或康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  
 臣乎狄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時楚圍宋宋

韓曰

軫孤偃為晉謀若伐曹衛趙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狄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  
 事見晉君疏而不容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  
 豎音樹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  
 襲音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力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  
 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  
 公四十年管仲病桓公以豎力易牙開方  
 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  
 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  
 所不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  
 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

韓曰



董曰

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

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相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

乙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

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若可與弘石得以

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

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軍帝時又典樞機

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

頭遂諧望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

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

失問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

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

罪以附春秋訐世子止趙盾之義左傳軍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童子未出山而復太史

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昭公二十九年

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反

駁復讎議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事見本籍唐

事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闡墓時

此議見于集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

董曰

董曰

韓曰



孫曰

孫曰

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師韞時為下卒能手  
 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  
 以御史舍亭下元慶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  
 誅之而旌其閭罪子昂建議以元慶孝烈欲捨其  
 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且請編其  
 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  
 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  
 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  
 為理者殺無赦理一作治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韓曰

孫曰

董曰

慶

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  
 濫贖刑甚矣說文云贖握持旌其可誅茲謂  
 濫左傳善為國者賞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  
 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  
 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  
 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議罪也魚列考正其曲  
 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  
 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



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顛呼也書無辜

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禮

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未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周讎是介然自克即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

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

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

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

奉法之吏我音是恃驚而凌上也恃音李驚音傲執

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

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

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

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

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

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

孫曰 奏曰



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年公羊傳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公羊傳卷四

五

孫曰

孫曰

桐葉封弟辯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梓

孫曰

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然其事又見劉向說苑，或曰：觀經而不盡信於經，始可與言。經史而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者，既於言史之餘，汨於異端之學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以陰謀傾商，政遷史每每如此，豈特翦桐一事，誣周公哉？讀遷史者，當知其為實錄，又當知史之失自遷始。

史記晉世家

六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世家作東

以封汝周公入賀佚見題註王曰戲也周公

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謂唐叔虞吾意

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

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當並周公

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

葉戲婦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二當字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

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逢謂逢迎也孟子

大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

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

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老子其

而其民缺缺缺者小智非周公所宜用故

貌與缺缺同缺傾雪切

上

政察察

孫曰

孫曰

孫曰



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時太史尹佚

也佚音逸

辯列子

孫曰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

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曾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或曰列子之書其言

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駁而不純矣而不甚斥於仲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寶玉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

公時人孫曰鄭穆公名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

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

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

孫曰

童曰



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

二年魏武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虛其切古文

僖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

據史記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

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

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

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消皆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

其虛泊寥濶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

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

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

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

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

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

矣

辯文子

孫曰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史記范蠡傳文子



姓辛名姁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一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為十卷。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高貌山音堯字或從堯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音說文

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又初加切牙朱加切不知人之增益

之歟或者眾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之手然聖門師弟子道統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咸之其亦必有自來矣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



韓曰

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

歲。未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三。曾子年二十

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

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

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

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

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

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未子時也。它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

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

思之徒。二人。曾子弟子。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

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若曾氏之徒也。

下篇

此篇公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索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矣。

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

見於後世者耶。且按孔安國之疏。謂堯曰之文。為明天道垂訓

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堯曰之言。為聖人之大志。

韓曰

孫曰



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於孔氏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

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余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牡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

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

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

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彼孔子方鳳切

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蓋也敷救切上之堯舜之不

遭上之一而禪不及已禪音檀下之無湯之勢

作下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

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

而施涸竭也音鶴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

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

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

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頽川陽城之鬼谷



鬼谷子

孫曰

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裨闔之術。十三章本經特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為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一作能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說文鑿戾也。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寶也。音保。尤者晚乃益出。

韓曰

七休。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伏熊散勢。法驚鳥。轉圓法。猛獸損兇。法靈蓄。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音隘。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猿屬。子余切。而易於陷墜。鬼氏讀書志云。公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鶴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許。揣測。檢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儀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治異。

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瑄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開先

補註

黃曰



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  
日得行於天下也元真何人作為指要妄以  
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元  
生區區自創無幾愚恐當塗之士嗜痔逐臭  
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

晏子齊魯嬰也其書十  
二篇唐藝文志皆載之

公謂不當列之儒家  
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  
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  
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  
之墨子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

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

愛墨子有尚同三篇又孟子非樂節用非厚

葬父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

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秦及古治子等

孫曰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  
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曰公曰二子計  
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  
以食旆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  
以食旆古治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龜  
街右驂以入底柱之流治潛行水底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龜  
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旆矣二子曰吾勇不若  
子功不逮子取旆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其旆契頤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



之吾獨生不仁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亦契領而死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人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亡元補亡者

經

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音庚亢倉子王郡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植人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

皆空言無事實

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

畏累鄭氏畏累或作蝦壘莊子音註蝦壘山名或云在梁州○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

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

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



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鴟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鴟冠子一篇下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

氏以鴟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鴟冠子三卷今其為書凡十九篇蓋論三公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考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鴟賦相亂余此一篇故云耳鴟似雉音曷

余讀賈誼鴟賦嘉其辭

服鴟音

而學者以為盡

出鴟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鴟冠子無所見至

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鴟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木末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鴟冠子無此語不稱鴟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鴟冠子書亦必不取鴟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古聖賢碑

箕子碑

箕子名須史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

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

人曰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

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慤慤

焉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太道悖亂天威之動

不能戒書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



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

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具是

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詩既明且

身與之俯仰晦是暮範暮與辱於囚奴書囚

士正士即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

子明夷夷傷也日入地中明正蒙難也及天

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大法洪用為聖

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書天乃錫禹

倫攸敘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

聖也及封朝鮮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

王聞之因以朝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

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

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治朝鮮

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

相沒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償

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

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遵豆為可貴此仁

賢之率是大道藜于厥躬藜徂紅切正天地

變化我得其正其太人歟於虐當其周時未

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



未稔而自斃斃頓也音敝武康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則先生隱

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

歲時致祀汲郡今衛州嘉先生獨列於易象

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自箕子後傳四十余世至

朝鮮侯準自稱夷民其蘇憲憲大人憲憲與盛貌見

王繫字一作係中庸注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

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

危俾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誥而伸

屈音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內文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大明宣昭崇祀

式孚謂唐始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唐書歸崇敬傳贊

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開

元之祀非夫子志是已失矣子

厚於碑反指為確論宋子京贊

唐史灼見其非追咎薛氏而子

厚之失以俟來者愚請畢之夫

顯淵以下十人皆孔門高第顯

其所長序以四科萬世而後知



有聖言品題不敢擬議可謂後世之妄乎李華雖非名臣而請祀十哲列為坐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何害其為夫子志乎嗟夫伯高妄論之於前柳子溢美之於後微景文之論則薛得為賢守柳得為通儒

謹案某年月日

九年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

刺道州此云某年

儒師河東薛公伯高名景

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

即元和九年也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

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又曰祭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子

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

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周禮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

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設懸謂懸拘虞之屬也○燎力照切音了

罇俎旂章禮記月令以為旂章祭穆布列周

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閑肆尊顯二帝三王

其無以侔天也然其堂庭庫陋庫短也音椽

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外說鬼神克壯厥

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



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

衍廣也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類宮

皆學名也是日樹表列位樹立也由禮考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功役就即切逾年

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序廓也講肄之

位肄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

周禮園圃毓草木權其子母周語民患輕則為之

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乎有子權稱也

且不竭盈音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

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程法也公攝

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

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

弟子顏回為庶幾禮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

陳蔡亦各有號謂四科言出一時非盡其徒

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

哲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哉余案

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則曰一本作則

國之故也故典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



既嘉室鏞既成

鏞名大

九年八月丁未

當作十年八月

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

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

音辯俗

助教某學生某

蔣堅易師沙門疑書作書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

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

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喪日月之明非

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

之制先施彙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

里在周則魯侯申

申僖公名

能修頽宮詩有其歌

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贊今公法古

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

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

良謂良吏

振振薛公

振振仁厚也振音真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

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

頽宮庭燎伊煌

音皇

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



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

同咸忻以歆音戲也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

吉之逢昉昉其原詩昉昉原際曾孫田之既

夷且大渙渙其流詩溱與洧方渙渙實環于

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

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

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

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平公降

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治體莫不充盈歸權于

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玉厥道無涯世有頌辭

益疾其多音疾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從

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錫公天

純嘏眉壽保魯公賚于王賚賜休命是荷音何師于辟

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賈山傳養三老五更

爵而醕醕者少少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

景晦將入為天子二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

信公之意云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水

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近惟柳州古為南夷柳

謙嶺南故云椎髻卉裳漢書李陵傳胡服椎

古為南夷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絺葛之屬○椎音槌髻音計卉音毀攻劫

聞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柔安也書曰秦漢

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謂唐有始循法度置

吏奉貢咸若采衛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

藩為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學者道堯舜

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

旋音璿辟音壁又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

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

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

始至是歲七月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

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

衣布語曰齋必有明衣布注泊于羸財取土

木金石徵工儆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

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

之吉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

虔告



始行至于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禮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

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

虞皇帝使中謁者漢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闈人為之諸宦加中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

府君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臯為京兆尹臯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

觀租賦臯奏不實遂貶撫州祗飾祀事考視

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

裴均蓋屋縣名裴均字君虔承聖暮初制祠

宇創同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



祠下斬板榦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音楚巖柱礎巖音楚

陶甒甒說文甒甒似甒者爾雅甒甒甒謂之築

垣墉恢度舊制恢徒故切立三庭六尋既興

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

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林

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

野夫版尹書三毫版尹版僉曰蓋聞名山之

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產財用興雲

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

都之南西至於褒斜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曰

于戎東至于商顏商顏商又東至于太華太華

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

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禹貢終

璆石而似珠球今作璆音琳音林紀堂

條枚秦風詠焉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條楫

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今其神

又能對于禱祝一作化荒為穰易沴為和妖沴

可與卷五



氣也 洽 厥功章明宜受大禮 俾有憑託而宣

其烈也 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

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

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粢盛無虞儲峙用充 儲說文云

雅云供峙具也 儲 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

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

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饗

祈禱雩 祭名也 周禮云禋門祭川 雩祭水旱也 祭

音詠 雩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痺陋 痺音

音于 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

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

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 鎬詩宅是

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 西上林苑中鎬下老切 擁其嘉休眷祐于

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 奕奕佼美也詩新廟

奕奕奕奕斯所作奕音 亦與 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



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皆壽徵鮐

音臺鯢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

音倪飛聲此詞三句為韻

###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湫禱雨輒

應○終南山詩云西南雄太白突起

公南山詩云西南雄太白突起

莫間遙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此碑與上篇同時皆以禱旱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

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雍於用切

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水雪之積未嘗已也

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垂候則

禱之癘疾崇降則禱之鬼灾曰癘崇亦神禍也音遂咸若

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灾

悼懼分命禱祀至于兹山又詔京兆尹尹韓

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蓋屋屬京兆邑故云旬邑令

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閣棟宇階室之

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誼

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仁

### 碑陰文

韓裴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  
府尹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  
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  
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  
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  
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人博愛  
之道洽于鰥寡上姑頑切下陵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  
制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  
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

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易改切改作甚力而  
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  
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  
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志

湘源二妃廟碑 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

作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湘音相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曰天火  
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  
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中丞清河



崔公能有能史祗栗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

死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羨余也均節委

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少

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弗至

于祠下稽度既備度徒切傭役惟時斬木于上

游陶埴于水涯埴埴也音植涯切迺桴迺載編

度木以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

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

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

而父堯為婦而夫舜列女傳舜二妃堯之齊

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囂瞽若順也書曰瞽

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史記

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神亦不返二妃從舜

於沅湘之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袞戩驅除

區弗音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奸音有

翼其恭有苾其馨苾香也沉牲受告周禮以

祭山林川澤注云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于媯汭為水



之汭也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  
二女於媯汭媯汭舜所居媯水之汭媯俱  
儒稅切汭切神位湘澹音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

大也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鬻凡禮牧人  
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  
說文牛純色曰牲○牲音全鬻字一本作肆

周禮副辜祭籩椒馨爰糝詩有椒斯馨糝  
作鬻鬻拍逼切椒馨爰糝祭神米先呂切胤  
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炆于融風說文

風而火盛兒左傳十八年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木也米火母故  
之始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

公廉用積餘廉節也以就爾功梓木負埴梓者

木為之大曰筏卜曰梓梓音敷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

壙潔嚴清間音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

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以對

嘉祉南風涓涓說文云涓露貌湘水如舞將

子無謹一作護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

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史云饒娥字瓊姬饒州樂  
平人父勣餘悉如碑所載又  
云鄉人異之歸賜具禮葬父及  
城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  
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  
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翻水鄱蒲波切娥為室

女淵懿靖專靖一作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

葛所以為締締精曰締麤曰締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父

勸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

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

浮死萬數塞川下流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

多死父屍浮出翻旁下民悲感怨號上音冤下音毫以為神

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

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並見題注詒一作詔其

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

懿念貞好靖不游織葛締紵織思廉切締丑知切紵直呂切

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

乎風濤乎一作于又一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

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踣說文云斃也僵也○踣匹侯切又

蒲北切氣竭形枯一作面巧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

鱉黿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狎浮見怪異

黿



形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

傷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使人守之，下令曰：景公

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足，是行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婧懼，先造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婧父，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趙姬，公景公即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趙姬

完父操棹爰謳，列女傳趙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南擊楚至河而前曰：妾父間主君且來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醉至如

此願待其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楫者少一人，娟願備父持楫許之中流，為簡子發河激肉

刑不施，漢美淳于，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

有詔除肉刑，法事亦見漢刑法志。五月，烈烈孝娥

水死上虞，邯鄲淳娥碑曰：娥上虞曹盱之女，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

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度尚設祭誄之。范曄後漢史云：迎婆娑神，謬矣。當為正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

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竒行特出，神道莫酬。

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

銘當道，當道即謂過者下車

橫道上也

可與卷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

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南府君名霽雲

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於賀蘭進

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

初贈揚州大都督再贈揚州大都督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

平圖國忘死貞之大昭元年左傳孟稱叔孫也

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恩加

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史記養由基去揚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

無不應張衡賦曰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築而見尉武註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

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

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少文而臣已老武景

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武景

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

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孟康曰奇隻不耦也

又曰廣為人長後臂善射亦天性也如天寶

厚曰臂如後通肩數所角切奇居宜切



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華山名天旋虧斗極

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音華山名無草木也又說文云山

親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劉歆字子駿命官至

國元老用武夷南委師而勸進晉嘗與東海

師元越共討荀晞越薨衆推衍為師衍辭俄而

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執衍等問以晉故衍因

勸勒稱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

尊號謂信曰許許文云齊楚誓

氣懸合許謀大同謂信曰許許文云齊楚誓

鳩武旅以遏橫潰潰音孟切裂裳而千里來

應文選脫耒為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

死軍一呼士皆袒左柱厲不知而死難柱厲子

叔事莒敖公自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有難乃往死之曰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狼曠見黜而奔師左傳文二年晉襄公

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怒及彭衙既陳以為

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即然萬夫齊力

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

羣校同強謂賊囚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

者千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堵

公巡設百樓櫓城上束芻初據雍丘至德元



真元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謂單父尉賈  
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悟走襄邑為頓丘令所  
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謂非要害將保  
合有衆二千也雍丘隸汴州

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拔

我義類扼於睢陽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

寇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前後捕斬要

遮凶氣連沮此謂巡至睢陽與許遠合霽雲

人投尸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七年班超

在疎勒國十八年帝崩馬蕃以中國大喪改

沒都護而龜茲姑墨數攻疎勒超孤立無援

歲余○疏音疎音疎音疎音疎音疎音疎音疎

軍藏質堅守魏人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

不板魏主退走○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

圍枝雖窮於九攻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見

荆王曰宋必不可得請令公輸試攻之臣請

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却之不能志

入故荆輟不攻宋矣墨子名翟宋大夫

益專於三板襄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

其城三板不偪陽懸布之勁左傳襄十年晉荀

沉者三板不偪陽懸布之勁左傳襄十年晉荀

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喋而絕之隊汧城鑿

則又懸之○偪音逼勁字一本作巧汧城鑿

穴之奇史田冊攻齊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

於其角而灌脂束茅於其尾燒其



息意牽牛

而奔焚軍大驚敗走○汧音牽二年楚人伐鄭國

蓋鄭師之大臨左傳宣十二年守陴者皆哭三月楚

克鄭鄭伯肉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

五年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救邑

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諸侯環顧而莫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

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

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歎乃

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巡等守睢陽死傷之

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八月巡

令霽雲將一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陽之

人不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陽之

噬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

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

下按舊史云請齒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

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賀蘭公此

承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公此

所載又有噉此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温公

考異從

舊傳

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淮陽絕城而

入城中將吏知救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

不至慟哭累日

左傳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庾信哀江南賦



曰申包胥之頓地碎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

辭楚詞九歌云帶長劍兮挾至德二年十月

城陷遇害齊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刀脅

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

與姚閻等遇害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

惟遠執送洛陽無傳變之歎息後漢傳變字

太守賊圍漢陽欲送變歸鄉里變慨然嘆曰

戰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臧洪字子

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

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今日寧

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

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璠梁典云武帝天監

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

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

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時彈劾景宗畧曰道恭

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直臣蓋

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

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

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鬪

死繼而破之購求信不得眾乃刻木為信狀



祭而哭焉今陵圖龐德之狀魏志龐德字令

本所得羽謂曰不降何為德罵曰我寧為國

家鬼不為賊將也為羽所殺于禁等七軍皆

帝使豫稱藩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謂高陵

伏之狀禁見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

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

也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

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舉門關於周典周禮

職云犯財物凡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

遺國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又徵印綬於

漢儀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

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

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文二之組是

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子雜說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

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

以怒寇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我以腐鼠也勤謹仁音一本作僅俾其專力於

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

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



十月癸丑睢陽城陷東申安世徒知力保於

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

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

公諱霽雲霽子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

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涪音

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

願斷堅石斷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

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

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

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

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字次房為西

隗囂將荀宇所執欲降之序不從伏劍而死

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

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弃

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宣帝以趙充

張安世韓增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

蕭望之蘇武等十人圖畫形貌于麒麟閣至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

國廼召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切乃見危致



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並見上註烈烈南公忠出

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

鄭婪婪羣凶婪貪也盧含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豕

也左傳吳為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山貌

屹魚切制其要領前漢張騫傳要衣要也領衣

乙切以爲喻切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謂衝

要一遲切衝城車詩臨也正穴中偵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衝開閑是也偵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梯將至於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鈎鈎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斷

釋上卒盡燒死○偵伺也鈴馬非艱宣公十五年公

之鈴鉗通用折骸猶競解見上浩浩烈士不

聞濟師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兵食

藏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

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解亦見上圭璧

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慝慝慝也女六切

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

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

勲烈孰與齊躅說文蹈躅也天子震悼陟是

可與卷五

三五



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許萬古英風  
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為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六祖

也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鑿塔曰元和靈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絕妙古今真知言哉邵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鑿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二月以

河東卷六

元和八年十二月以



嶺南節度使 扶風人也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 疏聞

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 元和十

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 節度

也 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鐘

鼓 增山盈谷 萬人咸會 若聞鬼神 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 莫不欣踴奮厲 如師復生 則

又感悼涕慕 如師始亡 因言曰 自有生物 則

好聞奪相賊殺 喪其本實 詩乖淫流 詩亂也

音劫 又 莫克返于初 孔子無大位 沒以餘言

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 分裂而吾浮圖

說 後出推離還源 合所謂生而靜者 禮記人

天之性也 梁氏好作有為師 達摩譏之 空術益顯

後魏大和十年 有僧達摩者 本天竺王子 以

護國出家 入南海 得禪師妙法 云自釋迦相

傳有衣鉢 為記 世相付授 達摩賣衣 鉢浮海

而來 至梁 詣武帝 帝問 以有為之事 達摩不

悅 乃之魏 隱於嵩山 少林 六傳至大鑿 達摩

寺 遇毒 而卒 是為初祖 法傳慧 可是為二祖 惠可 傳璨 是為三祖 璨

傳道 信是為四祖 信傳弘 忍是為五祖 忍傳

惠能 是為六祖 大鑿始以能勞苦 服役一聽其言 言

希以究師用 感動遂受 信具鉢也 遁隱南



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

**溪**

咸亨未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

為人師會學去來

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

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

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

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

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百有六年先天

二年卒是歲癸丑至元和凡治廣部而以名

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

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

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為安南都護由

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身毒國名也浮船聽

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也舞者所執又羽葆幢也左

壽也以旄牛尾而為之壽音道又徒沃大到一切來蒞南海按韓文

文云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

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摠自安南都護

蓋自安南遷觀使誤矣東坡曰以碑考之

人畏無疆說文靈誼音允克光于有仁昭列

可東卷六

三



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說文云乾上出也傳佛語心六承

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作揖一抱

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

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寢生而性

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說文軼車相出也乃萬

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護于

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

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道遙越

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

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

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

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

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公貞元十八年為

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  
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宋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

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

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為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

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

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

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

求厥道或植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薪詩

之標之標積木燎之也標音西以為僕役而媒之乃公也說文

媒音薛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

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

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

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

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

與餓疾者說文施惠也不尸其功公始學成

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釋氏

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照智詵皆學於忍惟唐公

真公及衡山承遠未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

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

真公



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由字一見本作中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

立誠教其中

教一作放

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為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



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  
其原無初其胄無終說文胄胤也承于釋師以系  
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  
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  
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  
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  
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感而不吾異也吾宗族  
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  
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

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  
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  
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  
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  
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道場于  
楞伽北峯楞音不越閩者五十祀與榻同  
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  
曰車然師居南陽立山南陽鄧州葬岳州就受戒



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  
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  
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  
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  
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  
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師以顯  
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

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  
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  
無斂斂厭地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  
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  
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  
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以為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揚去



相位竄謫南海上

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叅軍

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音辯博人也為岳州盛

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

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

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

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

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

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

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本

云李公位公集有位墓誌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

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

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

楊憑元和四年為江西觀察使

以臧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

命以行狀來懷遠師

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

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公云弟子皓初等初

為碑按集有送皓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為人矣

永州作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

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



世傳明帝時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相問羣臣  
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  
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  
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  
其道里之遠可知也

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誕欺也 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

自我者 一本作空空愚夫失惑云云論皆誣

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 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

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

之言曰迦葉至師子 迦葉尊者師子尊者 二十三世而

離離而為達摩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

而為秀為能 神秀姓李氏絳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

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荊州居當陽山

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姓龐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

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能竟不度嶺而卒天下乃

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南北相

訾反戾闢狠 下懇切 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

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 馬鳴尊者龍樹菩薩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



恩

切胡困

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

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

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

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

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

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

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

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礮密

石

云礮靡也礮音靡

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

裴公某

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某

公某

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巽侍郎呂公

某

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揚公某十八年九月

楊憑為

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

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替元和三年

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宜浩初等

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

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

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



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

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嶠山終龍安寺

岫嶠山本拘縵二音岫又音古后切嶠力后切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與為禪與於到切殊區異世誰得其

傳道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行列也徒胡朗切

聽誣言空有互闔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

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苞裹也苞音

包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

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

道無得迹耶匪追至耶誰仰惟世之機惟道

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

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言事為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銘和

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調藍田尉此

碑及塔銘皆同時作

乾元元年某月日

乾元肅宗年號在戊戌

皇帝曰予

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

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

儀謂表儀

惟茲嶽上

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太師法證凡蒞事五十



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

異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

軌行峻特軌法也又說文云車轍也。軌居洵切。器宇弘大有

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為尊嚴整齊明列義

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

以為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

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童子垂髮貌說文云齒

毀齒也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齒亂女踴躍執

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

不燠裘燠乙六威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

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伐

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

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

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

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下或其道備

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

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



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  
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  
族由號而郭周武王封文王弟號叔於西號  
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武  
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  
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世德有奕從  
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  
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  
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  
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  
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  
為字  
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  
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  
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  
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  
如聽誓命此即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  
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  
知其所  
不為也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



欬欣踴

音

如獲肆宥

此即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

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

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

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

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群經則理得其深

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

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

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植木蓊茂

蓊草木盛貌。蓊烏

孔切又音翁

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

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異遊異其徒也亟為

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絜

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

茫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

闡兮聖言揚

闡齒善切

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

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

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名



其居曰般舟道場與此碑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馬員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思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眾凡歲千

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

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

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碑本作廓

開貞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碑本無長跪二字不衡不

倚碑本無不衡二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

宋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

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作斬林莽

剗巖巒山小而銳曰巒音鸞殿舍宏大廊廡修直說文



○廡堂下周屋廡音武

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

方顥念佛三昧者

顥音專

必由於是命曰般舟

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

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

碑本處作居

又三十七年

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

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

揣聚貌揣徒官切

覆薦服

役凡出於生物者損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

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

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

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

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

毗丘微密是論

盧昆切

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

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

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

祁

祁祁盛貌

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

垠岸也垠



帝音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但  
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  
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  
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  
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  
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  
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  
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  
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  
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  
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  
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洙  
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  
茲碑宋无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



潭州為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  
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  
焉於是從峻泊備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  
從秀泊里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  
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  
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  
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以史考之乾元肅宗  
即位之三載廣德代  
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  
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  
明寺始立於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又命衡  
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

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

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

執巾匝左氏傳奉匝沃盥注匝沃盥  
器也○匝音移又演爾切奉杖屨

為侍者數百翦髮髻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

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

以加也說文灑夷曠  
也○灑音浩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

衡山有五峯  
祝融其一也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

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



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  
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山足曰麓麓音鹿洞庭南裔裔音曳。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窳穿地也窳音馴其於用碑不  
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  
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  
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  
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

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  
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  
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  
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  
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  
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  
公胄侍郎令狐公恒已上六人史皆有傳或師或友齊  
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  
大人編冠素舄說文編鮮色舄履也來告曰

編音果舄音昔

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一作

末年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

銘塔石。公替姓替子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

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

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

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必道未嘗屈。觀

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與太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必執經受大

義。今又謂觀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出世之士。

若石廩公。贊公。衡山有石廩峯言未嘗形。遇公而歎

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

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禳告其期。說文云禳。精氣

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禳。禳音浸。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

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



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  
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  
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  
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  
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龍茲石兮垂萬年世有  
壞兮德無遷

河東先生文集卷第七 戊戌仲冬

春信滴露

河東先生文集卷第七



